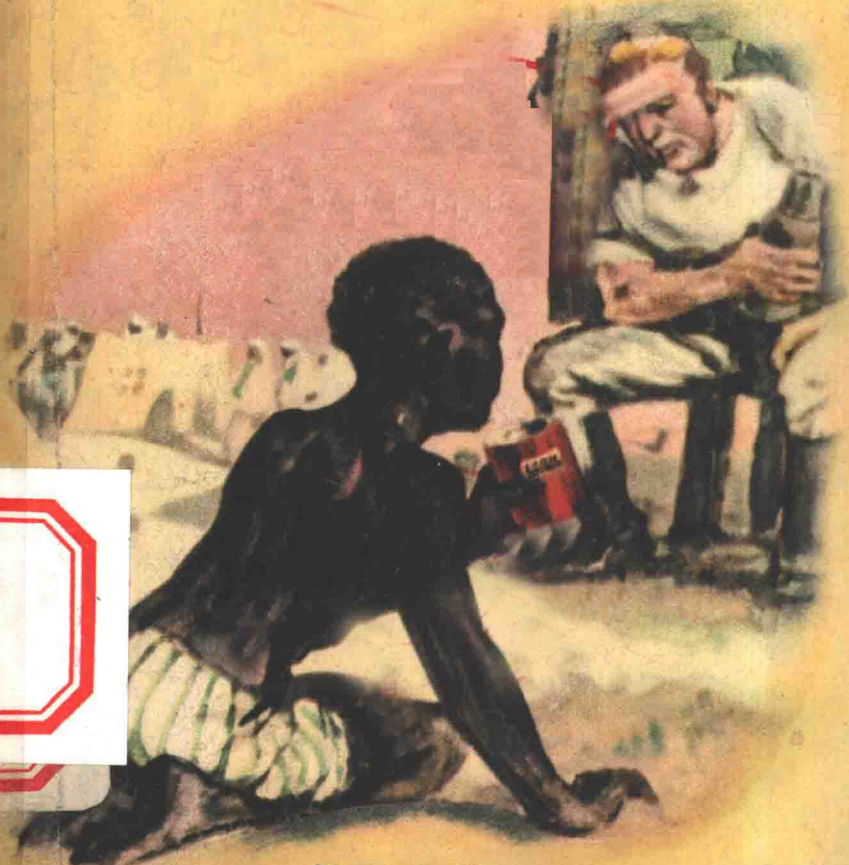


新惊险小说译丛

贩卖黑奴

彼德·维普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03327

新探险小说译丛

贩卖黑奴

彼得·維普著
廖尙果譯



江苏人民出版社

90
BCH 64/19

BCH 64/19

· 內容提要 ·

这是民主德国新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惊险叢書之一。

本書是写：英国的一个殖民地軍官，包庇一个当年希特勒非洲师团遺留下来的軍曹，串通阿拉伯商人，用放火燒毀乡村的方法，残忍的劫走一批非洲人，运到阿拉伯那边去，当作奴隶发卖。在經過尼罗河附近的沙漠途中，这些不願做奴隶的黑人們，起来解放了自己。

这故事揭露了英帝国主义軍部官僚們的腐敗；描述了非洲黑人的坚强、团結。

Peter Wipp

SKIAVEN FUR MEDINA

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 1956

販 賣 黑 奴

彼得·維普著

廖 尚 果 譯

*

江苏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號

新華書店江苏分店發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1/36 印張 1 2/3 字數 31,000

一 九 五 七 年 七 月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七 年 七 月 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1—16,000

在巴尔代这个綠葱葱的地方，四周圍却都是沙漠。这里要算米勁这个咖啡館老板煮的咖啡最好了。此刻他蹲在煮咖啡的机器爐后面，动都不动一下。他那些靠放債过活的客人們，談得正起勁，但是他一句話都不搭腔。每当他拿起鉄鈎子通那个机器爐时，便有一道小小的火光冲上来，反照在他那張深咖啡色的臉上。他今天心里正耽着很大的心事，但是他臉上一点都不露出来。

那些客人們談論着最近在非洲北岸，阿尔及利亞和突尼斯，发生的事情，以及摩洛哥那边的战事，但是他对于这些絲毫也不感到兴趣。只遇着新的客人打开門帘进来，他才睜大那一双懶洋洋的眼睛，很快地把咖啡煮好，端到客人面前。現在已經过了晚間祈禱的时间了，只那些离开咖啡不能过日子的客人們，还蹲在席子上面沒有走，到了这时候，米勁老板开始精神奋发起来了。一个黃臉孔的、大腹便便的阿拉伯人，点着头走进这昏暗的园頂咖啡館里面来，他到处張望。米勁老板必恭必敬地迎上去，把他引到最后面的一个角落头坐下。这里黑暗得几乎对面看不见人，但是这好象正合那客人的胃口。他坐在一張小垫子上面舒舒服服地透了几口气，米勁老板便手端着一張小桌子，上面放滿了喝咖啡的工具和咖啡，在他

面前放下，自己跟着也在小桌子跟前蹲了下来。

米劲老板等着那胖子客人先说话。但是那胖子客人只顧喝他的咖啡，一句話都不說。最后米劲实在忍不住了，他只好先开口：“司狄—莫威咩，我这边一切都预备好了。那个白种人是不是会准时到达呢？”

那胖子从他那个非常饱满的下巴揩起，慢慢地揩了一回嘴之后，才眯着眼睛，郑重其事地对他说：“米劲，謝謝天神，他已經到达了。我們选定了离这里不到一英里的那个山坑，叫他把車子开到那里。他的汽車是头等貨色。”

这对他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他还是放心不下。他故意这样問：“司狄—莫威咩，为什么你們这次胆子这样小？我們从前也曾在巴尔代做过交易，不是什么事情都沒有嗎？”

“那是从前的事情，”司狄—莫威咩說时不歇地搖着头。“現在可不同了。米劲，我到过很多地方，我听到很多消息。在苏丹港和別的一些地方，我听到一些很不好的风声，贩卖人口已經成为人們公开談論的資料。”

歇了一会，他繼續說：“如果我不是老早和你們說好，米劲，我这次便洗手不干了。希望你們这次不会耽誤交貨的日期。”

“司狄—莫威咩，我已經得到消息，明天便可以交貨。截至现在为止，經過的情形很好。当然啦，穿过前面那个

大沙漠，随时还可以出乱子。”

“可不是嗎？”司狄一莫威咩說完了這一句話，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咖啡。

第二天早晨，那個叫做白狼克的白種人，把他那些載重汽車集中在巴爾代附近一個高低不平的、紅棕色的山谷里面。那些汽車的數目剛好是一打。在一個相當短的期間內，他居然弄到了這許多汽車，變成了行走撒哈拉沙漠東北部利比亞一帶一個鼎鼎大名的商家，這是當年希特勒非洲師團里面的一個軍曹做夢都沒有想到的。

這天早上，他感覺到他自己的勢力，已經到了沒有人敢把它看輕的地步，他得意極了。他拿着那根鑲銀的馬鞭，在他這個臨時貨倉的旁邊，從這一頭走到那一頭，時常打開他那兩片逼緊了的嘴唇發出“嘖嘖嘖”的聲音來，這是他得意洋洋的表示。這也難怪，那些排列成行的、積着灰塵的載重汽車，等到它的發動機一開動起來，真的，四周圍的空氣都會閃出一種炫眼的光芒。他看見這些汽車，便得意得把嘴大嚼起來，好象吃東西的樣子，這不是很應該的嗎？這些汽車漆着淡咖啡色。人們只要看看它的結構，便知道它是為了在沙漠上擔任戰時運輸任務，才特別構造起來的軍用汽車。車胎特別厚實，車頭壓得很低，好象隨時都可以跳起來攔人的野獸一樣。只要其

中一个駕駛員偶然把发动机开动起来，那末，整个山谷便响动起一种令人害怕的声音，好象这些久經战陣的汽車要用它那些鋼一般的爪牙，把整个利比亞沙漠一口咬死一样。

是的，这个利比亞沙漠……。白狼克站在一輛汽車旁边，向北望过去，望見那些露出地面来的一块块大石头，好象做了他这个临时貨仓的边界。他心里想：这个利比亞沙漠，不管是哪一个地方，他都走过了，有时是坐着鉄甲車，有时是騎着馬，有时是騎着当地一种臭气逼人的駱駝。他認識这沙漠是有着取之不尽的財源。就外表上看来，这是一个絕頂荒涼的、最难行走的沙漠；但是对他來說，这沙漠确实是他的不可思議的金庫。他要用他的一双手，把这金庫里面的財宝，尽量搬出来。这是一樁千真万确的事情，如同他此刻在这个山谷里面等候着他对方的交貨，同样是一樁千真万确的事情一样。一个人只要是象他这样会想办法，就是那一块块的大石头也可以挤出牛奶来。

太阳的威力使人感到有些不痛快了。白狼克看了看他的手表，便回到他的帳篷里面去。在帳篷里面一个黑漆漆的角落头蹲着那个大腹便便的司狄一莫威咩。他眯着眼睛懒洋洋地看着白狼克走进来。

“时候已經不早了，司狄一莫威咩，那一批貨色还未

會運來啊。”白狼克說的是由好幾種話混合成的沙漠話，從這裡到紅海一帶，以至於沙特阿拉伯的每一個人都能懂得。那個阿拉伯胖子懶洋洋地點著頭說：“馬上就會運到。從非洲東部烏干達到這裡是有相當遠的路程啊。”他說時看著自己那一雙咖啡色的黧手。

白狼克一邊用鞋尖踢著地面那些沙，一邊沒精打采地說：“一定會有一半在半路上去了貨。”

司狄一莫威咩聳著肩膀說：“這只好聽天神吩咐。但是，先生，這對你不妨事，你不是見活的才給錢嗎？”

在沙漠附近的居民看來，死了若干條人命，根本不覺得什麼一回事。白狼克十多年來，和他們有生意上的接頭，但是在這上頭，他還不能夠完全和他們同化。他現在感覺有些焦急，在喉嚨裡說了一聲詛咒的話，便象砍倒大樹似的在他那張行軍床上躺下去了。只好耐心地等。這樣大進出的生意是性急不來的。他心裡想：這次比起他那兩個同行的朋友——柯尼茨和那個貴族出身的黑士菲爾特，他是搶先了一步。大約他們兩個做夢都還沒有想到，他會這樣快地又包攬成功了這樣一批大生意。他想起他們兩個做出怎樣一個驚奇的面孔，他便忍不住抿著嘴笑起來了。尤其如果那個曾經做過他的上司的黑士菲爾特，他看見這十二輛裝滿了貨色的汽車浩浩蕩蕩地對著前方交貨的地点開去，一定會驚駭得連他的眼鏡都會

掉下来。他可以掰着他那十个贵族手指头算一算，这是怎样大的一笔利润。运到红海那个吉达海港发卖的一个女黑奴，人们现在已经出到一千个美金；如果是一个壮健的男黑奴，还不止这个数目呢。你算算好了，我的朋友，这次终于是我这个军曹下士比你那个陆军中尉更高明能干干了。

他蒙蒙矓矓地躺着，得意的梦把他引进了甜蜜的睡乡。但是帐篷外面的声音很快便把他惊醒了。司狄一莫威咩站在门口，他的眼睛转动得特别有神：“先生，他们开到了！”白狼克猛地站起来，冲了出去。他的眼睛闪着胜利的光辉。

他站在帐篷前面，由他的临时货仓望过去，一眼望见那一队从巴尔代南边对着这山谷开来的模模糊糊的黑奴行列。他满心欢喜起来。

在那一条马路和他的临时货仓的上空，扬起了包含着一片嘈杂声音的灰尘。一声声挥马鞭的声音，黑奴们的痛苦呻吟以及那些押运人员呼喝、咒骂的声音，把那些灰尘震动得象满天的迷雾一样。此外还有骆驼、骡子和狗的嘶叫和狂吠的声音。……要等到那些灰尘稍微定下来的时候，才可以看见那些行进着的黑奴的形状。白狼克看清了那些黑奴的形状，真欢喜得心都炸开来了。

在一群带枪的阿拉伯人和骑着骆驼的纠察人员的监

視之下，痛苦呻吟着的黑奴行列在开进白狼克的临时貨仓里面来了。这一群黑奴当中有的是胡桃一般的棕色肤色，有的是黑檀木一般的黑色肤色。白狼克現在已經聞到由他們的身体里蒸发出来的一股汗水和血腥的气味。大概是为了要掩盖这一批黑奴們痛苦呻吟的声音，那些糾察人員不歇地揮着他們的皮馬鞭，并揮得特別响。現在全隊黑奴都已經开进白狼克临时貨仓里面来了。最后一个又高又大的黑奴，一条麻繩把他綁得牢牢的，被打得滿身都是血痕，他垂着头一步一步地拖着走进来。走在他前头的那个黑奴剛把脚步停下来，他便象触电一般地向地上倒下去了。

“差不多兩百个。”白狼克对司狄一莫威咩說。这个阿拉伯胖子又連忙点头称赞：“好貨色，都是强健的男子汉。妇女們和孩子們大約都在半路上死掉了，所以在这群黑奴当中，我們沒有发现到一个妇女和孩子。”

白狼克望了望天上的太阳：“司狄一莫威咩，到得太迟了。我們决計到了晚上才把这批黑家伙裝走。你告訴那些監視人員，現在就讓那批黑家伙吃些东西吧。你吩咐过他們之后，你便可以把那个卖主帶來見我。我告訴你：老早已經說好了的價錢，多一个我都不給。”

他說完話，便轉身回到他的帳篷里面去了。他进去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那一瓶威士忌酒拿到面前来。

司狄一莫威咩目送白狼克回到帳篷里面去，他的面孔好比一个空酒瓶一样，半点表情都没有。

阿罗混在那一批现在散开来的黑人俘虏当中，整个人躺在地上，头抵着沙，哇哇地哭着。他那个干枯得象一把干柴一般的人，已经榨不出半滴眼泪来了，但是他那个干燥的、嘶哑的喉嚨，还是哇哇地抽噎着，从他的头顶一直到他的脚趾尖都在抽动。和他的同路来的那一群黑人，有着同他一样的命运，但是他们都没有哭。只他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哭起来，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压制住他的悲哀了。从他的家乡到这里，他足足走了两个月的路程。这就是说，他的整个村庄，流着满地的血，烧着冲天的火燄；在全村居民们的哀号、痛哭声中，村庄化成了灰燼，化成了万劫不复的灰燼，他被迫离开了家园，这已经是两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为什么他的整个村庄会遭到这样的浩劫？为什么他的母亲在路途中的一个早晨不把眼睛睁开来，会死得这样惨？他实在想不出它的道理。他被迫离开了家园。天上那些秃鹰，地上那些野狗，跟着他那一队黑人，走了好几百公里，原来是为了要吃他那个死在半路上的母亲。那些监视着他们赶路的阿拉伯人在半路上一律不许活人把死人掩埋掉。这两个月的路途中，阿罗不但是他那一双脚，连他那一颗心，都走出血来了。他穿

过了原始森林，經過了草原和沙漠地帶。那些阿拉伯人沿途放火燒毀一个个的村庄，到处抓人。在这些日子中，他惊心动魄地亲眼接触到那些燒成灰燼的乡村，和同行的人們一声声的痛苦呻吟。他的童年被撕碎得七零八落地永成过去了。在他的头上連續响着一声声赶路的馬鞭。他永远不会再看見他的家园，永远不会在芭蕉叶底下夢想着他的將來，永远不会在沙地上盤着脚听他那个白发蒼蒼的先生教他念書了。他真的想不通，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个样子。有时夜里，当那一队被赶着上路的黑人們在湖边或者山泉面前休息的时候，他和同行的人們一样，会暂时忘記路途上的辛苦，感到一些人生的乐趣。他想起自己今年已經十三岁了。再过几年，他便会和同行的人們一样，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成人，那时候他希望能重新得到自由。他觉得現在他才开始走那条做人的道路，他还未曾走到它的尽头。他想得正在出神的时候，馬鞭又响起来了；又要赶路了。他已經滿脚底都是創伤，每走一步，都使他感到刺心的痛。他的母亲不可以复生了，他觉得圍繞着他的，只是黑暗和絕望，他再不会看見一綫光明了。他被赶着走了兩個月的辛苦备尝的長途，現在总算是来到了撒哈拉大沙漠东部的高原——提貝士特。不要說他，就那些負責監視他們的人員，也感觉得行路的辛苦，不歇地拿这一批在他們馬鞭底下呻吟着的黑人們来

出气。他們还用武力压迫那一般跟随着丈夫或父亲同行的妇女、孩子和病得不能走路的男子們，把他們留在半路的一个小山上，不許他們跟着前进。但是他們还是讓阿罗，一步步流着血，跟着他們同走了。半路上他发了高烧，口渴得要死。他那个唯一的同乡胡查，是一个非常壯健的男子，人很聪明。他从一个监察人員的水壺里，偷了些水給阿罗喝。不幸被发觉了，所有监察人員都举起馬鞭来毒打胡查，最后还把他綁了起来，做这一队黑人俘虜的押尾，一路上把他鞭打着前进。

阿罗現在独自一个人躺在沙上哇哇地哭。他听見同行的人們說：他們走到尽头了，用不着繼續赶路了，因此好些人的臉上都露出了欢喜的顏色。不管未来的日子怎样艰难，总不会象过去那两个月在路途上那样的辛苦了。无论如何，他們現在还是活着，一天不死，总有办法可想。天上的太阳不还是高照在他們头上嗎！現在按人头分了水和晒干的山羊肉給他們。各人都搶着去拿，有些人就踩着阿罗的身体跨过去，还罵他为什么死躺在地上。他們在路途上虽然受尽了千辛万苦，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非常壯健。他們都不知道，他們会做怎么样一个有权有勢的人的奴隶。横竖这对于他們都是无所谓：不管做誰的奴隶，不是都要同样受苦嗎？一千多年来，非洲的太阳照着非洲人被人拉去做奴隶；一千多年来，非洲的太阳

照着他們这种慘絕人寰的行列，捱尽了路途上的千辛万苦；一千多年来，非洲的太阳照着阿拉伯經紀商人的皮鞭子在他們头上噼噼啪啪地响。不錯，在这漫长的路途中，那些最聪明的黑人曾經交头接耳地商量过好些話，就算他們样样都想到，而且想得非常周密，非常精細，也不可能得出任何一种結果。英国人是怎样一种民族，黑人們虽不怎么知道，但是据他們的猜想，这总是英国人做出来的玩意。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他們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合作的朋友。但是他們在兩個月的路程中，从未曾看見过一个白种人。率領着他們的那个头目狐假虎威地凶得要命，如果你硬着头皮問他，究竟要把你帶到什么地方去，那些監察人員总是对着你狞笑，手指着北方对你說：“湜貝士特！湜貝士特！”現在他們是到达湜貝士特了。这里有水給他們喝，有山羊肉給他們吃。他們吃着、喝着。

阿罗現在也爬起来了，他拿着一个原先是食品罐头的白鉄罐子，象渴死鬼一般的喝起水来。他觉得如果他还愿意繼續活下去的話，應該把一切不愉快的、使它絕望的事情，都从心里挤出去。他用他那件破汗衫的一个角，把他那块山羊肉裹起来打了一个結之后，抬起头来四处張望。他望見那些短鼻子的載重汽車，在离他不多远的地方开动起来，震天的响着，把地上那些砂泥压得粉碎。他吓得好象遇着什么灾难似的发呆了。他認識这些怪車

子，它开到什么地方，都会替人們帶來恐怖。这次他又看見它，这当然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就是那些高大的、同行的黑人們，也大惊小怪地睜大眼睛望着那些淡咖啡色的怪物，交头接耳地私語起来。当这些怪物开过一个村子之后，受了惊恐的村民們都肩膀碰着肩膀，圍成一个圈子，好象他們是商量着用什麼方法来得到外来的援助。但是，他們的期望是无益的，有什么外面的势力可以帮助他們呢？

阿罗忽然想起了胡查。胡查不是为了他遭到他們的毒打嗎？他現在才想起他这个好朋友，他真的不能寬恕他自己，他慚愧得滿臉漲得通紅。他抬起头来張望那些狗仗人势的監察人員是否还站在那里。原来那些阿拉伯人已經走开了，只剩得几个灰白色的大个子黑种人，穿着破破爛爛的卡其布衣裳，懶洋洋地在那里巡查。阿罗弯弯曲曲地穿过了蹲在地上的黑人們，並沒有受到这一批負責巡查的黑种人的干涉。最后他居然把胡查找到了。胡查还是剛倒下去的那个样子，躺在地上，动都沒有动过一下，他的嘴唇完全变成了灰白色。他的背上受尽了鞭打，布滿了一条条的伤痕，每一条伤痕上都叮着許多蒼蠅。阿罗还未曾走到他身边，已經聞到一股很重的血腥气味。走到他身边时，阿罗惊駭得連話都說不出来了。他默默无言地替他赶走了那些叮在他背上的蒼蠅。胡查的

头很費力地稍微抬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長叹了一口气。現在他才把眼睛睜开来。阿罗着了魔似的凝視着他。阿罗一生一世还未曾看見黑种人有过这样火燒一般的眼睛；这已經不是眼睛了，那是兩顆燒透了的紅炭，簡直就是火。

歇了一会，胡查气都透不过来地低声說：“阿罗……水……給我一些水。我还不愿意死。……”

阿罗一听见水这一个字，忽然吓了一跳。他分到的那一些水，已經喝得光光的，他那个罐子里已經連一滴水都滴不出来了。胡查根本沒有得到水，人們完全把他忘記了。阿罗急得沒有办法可想。他連忙走到那个分水的地方，那些裝水的鐵桶早已搬走了。他問了好几个黑人，沒有一个人剩下一滴水。他絕望了，但是他还不肯罢手。他真的不了解他自己，为什么会忘記这个为他受尽了磨折的朋友。他現在为了要找到一些水，用来报答他这个朋友，他一切都不顧，他忘記了恐怖，忘記了他自己是一个黑种人。他看見在一輛大汽車跟前正站着一个小种人，面孔被太阳晒得紅紅的，嘴唇上長滿了胡子，他正拿着一个用黃布裹着的水瓶，送到自己嘴边，囁嚅囁嚅地喝着。阿罗咽了几下唾沫，他的脚不敢上前去，但是他还是慢慢地爬过去了。他无论如何，要討得一些水，給他的朋友喝。

阿罗距离那个白种人不到几步路了。白种人看见阿罗那双哀求着的眼睛，他就非常诧异地把那水瓶放在地上。阿罗连忙伏倒在地上，把那个空的白铁罐子对着他高举起来。阿罗慌张得话都不会讲了，但是他的姿态不是比讲话都表现得更加清楚吗？那个白种人忽然感情冲动起来，由于他的感情冲动，就变得气忿的成分少，惊奇的成分多。依照平时的习惯，他已经把左脚提了起来，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于黑种人最适当的答复。但是他的脚还未曾踢出去，忽然又缩了回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是不是因为他看见阿罗那一双害怕得好像要狂叫起来的眼睛？还是因为他看见阿罗那一张孩子的脸呢？总之海恩·克莱查尔忽然轻轻地吹起唢哨来了。他心里模模糊糊地想：“这孩子倒象个人的样子，……一点都不错，真的是象个人样！”这真是了不起的一回事，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这许多年来，他对于自己的行事，从未曾开过脑筋。当然，太用脑筋是不好的。他现在开始质问阿罗：“你想要什么？”阿罗又把那白铁罐子举了起来。“你口渴么？”阿罗手指着自己的胸口，把头摇了一摇，然后转过身来，随便指着一个站在那里的黑种人。克莱查尔用心想了一想。他不相信这个黑孩子是为了别人来向他讨水。他自从十年前参加过非洲北岸扣莱奈卡战争之后，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老非洲，绝对不会受到任何一个非洲人